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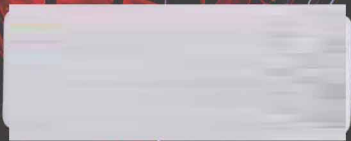
七宗罪 连环罪

Seven
deadly
sins

Serial
sins

精彩的推理悬疑小说

朱琨◎作品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七宗罪
Serial
sins
Seven
deadly
sins
连环罪

精彩的推理悬疑小说

朱琨◎作品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宗罪 连环罪/朱琨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80765-888-7

I.①七… II.①朱…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914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27 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七宗罪

连环罪

精彩的推理悬疑小说

楔子 001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59

第四章 081

第五章 096

第六章 117

第七章 152

第八章 190

第九章 220

第十章 256

尾声 290

Seven
deadly
sins

目录
Serial
sins

Contents

楔子

当沐着秋雨走出“寇大夫诊室”大门的时候，他感觉到心脏在剧烈跳动，大脑就像儿时过年时母亲打的糨糊般混沌。他急促地呼吸着空气，手里兀自捏着轻薄却又沉重的半张白纸。纸上的字迹很潦草，却依稀可分辨出黑色签字笔写出的诊断证明：肺癌晚期。

“肺癌”两个字像把尖刀，血淋淋地刺进了身体，瞬间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仿佛鲜血随着这破碎的伤口流尽了。转念，他又开始不安起来，愤怒携着极度的失望开始占据整个身心。凭什么有人可以纵声犬马、夜夜笙歌？凭什么有人可以含着金钥匙生下来而享受着无尽的资源？凭什么有人可以伤尽天理还能悠闲享受着那份与生俱来的尊荣……

他愈发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公。在这个世界上，仅仅二十四岁的他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完成，为什么偏偏是自己被老天爷选中，而不是他们？

如今，他将不再有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失魂落魄地拦住一辆出租车，迟疑了许久才把住址告诉司机：“兖州道 2413 号。”接着就像一个被扎破的皮球般瘫软在座位上。

不，我绝不能这样就结束自己！

摇下车窗，任凭雨水冲打着滚烫的脸。此时此刻，他的脑海中充斥着仇恨，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他决定报复，向所有人抑或是说整个世界报复！就像美国电影《七宗罪》中约翰最后用“作品”来

证明自己那样，他也要用职业素养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一部对那些罪恶的人具有惩戒意义的伟大作品！不同的是，他要用更加严酷和血腥来描绘它。如果能起个名字，那这部作品就一定叫作——“连环罪”！

夕阳斜下，日暮苍凉。狭长的211国道上，一辆单薄的吉普车正疾驰在两座高耸的青山中间。远眺一潭碧波隐隐可见，霞晕下泛着点点淡淡的橙黄。湖滨对面不远处，十几栋漂亮的欧式别墅如同点缀在森林中的珍珠，远望去呈现出一方与众不同的恬静和使人不由驻足的胜景。

行至别墅近前时，车速放慢。车窗摇下出现的是一张苍白惊惧的面孔，那身黑色的警服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此时这个年轻的警察显然是在强烈按捺着无比紧张的心情，像架雷达般迅速地扫视着已荒败许久的别墅小区：“耿队，电话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吗？”

被叫作耿队的男人有五十五六岁，是个健壮但有些木讷的虬髯大汉，此时他正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来把嘴里的烟蒂丢到车外去，不咸不淡地哼了一声：“不知道报案的人怎么样了。”

年轻的警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有些紧张地望向黑乎乎、死气沉沉的别墅小区：“这不就是传说中一直闹鬼的天鹅湖小镇吗？停工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人敢来？”闻听此言，耿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冷笑道：“佟林生，不是我说你，作为警察，你竟然连这种荒诞的传言也信。早些年人们还都说新华街口的小白楼地下室里也闹鬼呢，破案后才知道是有人捣乱。”

“可……”佟林生嗫嚅许久，才鼓足勇气回道，“可人们都说这天鹅湖

小镇邪得很，专克命硬的人。”

“命硬的人？”耿队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不知道是否因佟林生的话不经意地挑战了他的权威，声音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什么叫命硬，你给我解释解释。”

“通关手！”佟林生吸了口冷气，突然，激昂的话语从口中急进而出，“通关手的人命最硬！”耿队停下汽车，盯着佟林生足有三十秒，才把左掌摊开，在秋日斜阳下露出蒲扇般的巴掌。但见掌心正中一条横纹刀劈斧凿般贯穿始终，与手腕平行。

“扯淡！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进去看看有人开门没有。”说着话耿强国抄起步话机，下意识地摸了把出现场前才领到的手枪，似乎是在给自己增添一分勇气，然后纵身跳下汽车，“打起精神，机灵点。”

“耿队——”佟林生突然一把揪住耿强国，“到底直接给你打电话报案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耿强国回身看了他一眼，表情凝重，“我不认识他，声音很模糊，甚至都听不出男女。”他停顿了一下，有意压低了声音：“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这人提到了‘血玉双坠’。”

“血玉双坠？”佟林生吃了一惊，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晦暗，“你是说……”

“对，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了吧。”说着话耿强国甩下自顾发呆的佟林生，大步向破旧的小区大门走去。

佟林生却紧紧守着对讲机、手机与电台，直至月上柳梢。

“耿队——”佟林生极力平复着心中的恐惧，从警车上跳下，大步奔向小区。此时他才意识到，也许自己真如父亲所言，不是个做警察的

料。可现在，必须先找到耿队。他从洞开的破旧铁门走进小区，深一脚浅一脚地越过两道壕沟时，猛地站住了。

在他面前，残宅弯月勾勒出一幅令人惊惧的画卷，霎时阵阵寒意从脚心升起，使他双腿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香甜的空气中，陡然间佟林生才知道世间原来还有此种恐怖的场景。

……

几天后，从刑警队长耿强国的追悼会出来，白方到精神病院看望佟林生。主治医生李曙光诊断很不乐观：“白警官，病人还是和入院时一样不发一言，精神上应该是受了极大的刺激。”

白方长叹一声，想到师傅耿强国对自己十多年来的谆谆教诲，不禁泪如雨下，一时间竟想起杜甫《蜀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第一章 ◀

事令人
耶日
此苦
天的
的
人
推
理

铺天盖地的雨水像小孩子不知疲倦的眼泪，无休止地疯狂倾泻在通往郊县的211国道上。远处的山峦道路都氤氲在朦朦胧胧的薄雾与大雨中，像隔了层厚重的毛玻璃般模糊。一辆仄临山涧而摇摇欲坠的吉普车上，身着警服的白方正将外衣下摆鼓鼓囊囊地塞进口中，凶狠地叼住，然后卷起衣袖，抄起一把手扳锯放到左臂肘部，咬着牙就要锯下。

他的左臂肘部以下被车门绞住，自残似乎已成唯一的逃生之路。想起整晚的事情，白方遗憾地重重叹了口气。只记得刚睁开迷蒙的双眼时，他浑身上下如同被撕裂般疼痛，挣扎着挪动身体时才发现自己被牢牢地卡在了吉普车变形的驾驶室里。

抹一把额头上渗出的冷汗，白方意识到刚才临危时的一脚油门，让自己从铺天盖地的泥石流中逃了出来。暗自庆幸反应灵活而没被呼啸而至的巨石碾碎的同时，他才开始为眼前的处境担忧起来。事实很明显，如今白方和这辆还算结实的警用吉普车被碎石与泥沙困在了路上，从左侧窗口望去，要想从堆砌得半车高的沙石堆中逃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回过神，轻抚着被安全带勒得生疼的肩头，感觉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抱着般动弹不得，于是很努力地晃动几下，才惊愕

地发现汽车竟也随着他身体的抖动而有节奏地摇摆着。

透过模糊的光线，白方依稀可以看到原来吉普车被刚才瞬息而至的巨大泥石流推到了盘山公路的边缘，包括右边前轱辘在内的小半个车身正在公路悬崖晃晃荡荡地挂着，怪不得会随他的身体而摇晃。估计要不是路边的石基，车子早就掉下了深不可测的悬崖。揉着困顿发红的双眼，白方擦了把冷汗，小心地往右边探了探身子，就像荡秋千般晃了几晃后，他终于看清此时车身没有掉下去是完全因为左边车轱辘被一尺多高的水泥石基挡住了，恐怕稍微喘口气都会让汽车翻下山涧。

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咬着牙松开安全带，从变形的车身中抽出右臂，拧开车载电台喊了几句，看没什么反应才摸索了许久找出手机，想打电话求助时却发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信号强度是零，连“只限紧急通话”几个字都没有了，即使尝试拨打110或119，结果也都是“嘟——嘟——”的忙音。

放下电话，白方又用肩膀靠了靠左手的车门，发现已经被挤得严重变形，根本无法打开；即使以在塞北市刑警大比武中搏击第一的肌肉虬结之躯，用尽力气的情况下也不能动其分毫。从破碎的窗口处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白方开始琢磨怎么出去。手机显示此刻的时间是二十一点十九分，距离接到电话时已经整整过去十二分钟，不知道那个叫师浩的男人是否还活着。他一边小心地挪动着身体，一边琢磨着十二分钟前那个凄凉的声音：“白警官，我是师浩，你快来一趟，有人要杀我！”

师浩？虽然名字有些熟悉，但在白方的记忆中，并不认识这么个人。他“哦”了一声，疑惑地问道：“哪个师浩？谁要杀你？”

“是那个变态啊！白警官，他……他一会儿就要砸门啦……你快来

令人胆目转舌的骇人听闻

吧，我在天鹅湖小镇……血玉双坠……”电话至此中断，师浩的声音最后有些声嘶力竭，听上去是发自心底的全力呐喊。白方突然想起一个月前在天鹅湖小镇牺牲的师傅耿国强和他当夜神秘地前往这个地方的事由。那天他似乎也是接了一个电话才带着佟林生离开的，难道也是被人骗去的不成？不会也是这个叫师浩的人吧？一阵冷汗从白方的额头渗出；而最让他惊心的其实还是最后那四个字——血玉双坠！

师浩是什么人？他又是怎么知道血玉双坠的？难道自己的遭遇与师傅的一样，这竟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局吗？抑或真的是——他回来了？这最后的疑问却是白方不敢再多想的，仅仅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就又被他埋藏在了心底。

不，绝不可能。他不可能还活着！可是除了他，谁能知道血玉双坠的秘密？摩挲着脖颈中的吊坠，白方开始重新思索起整件事来。他听说过天鹅湖小镇传说，但此时此刻去还是不去他却没有任何选择。临行前，白方张开手掌，望着掌心那道被称为“通关手”的横纹许久。

作为塞北市桥南分局重案调查科科长，白方向来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每当错过报案电话，他总能联想起父亲阴沉的面孔和充满希冀的目光，蒸腾的记忆中，几十年前的往事犹如被迷雾笼罩的山峦，朦胧而遥远，可随着火花的闪动，悠长岁月在一刹那间被点亮。那时，白方的身心都会如同瞬间通上高压电般战栗起来。如今，无论多忙，无论案情有多蹊跷，甚至哪怕只有涉及命案的蛛丝马迹，他都会立即前往现场走一趟。所以今天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无视这个电话和让人听到就不由得微微心悸的“天鹅湖小镇”。真的是那个人吗？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义不容辞其实已经决定了一个恐怖而曲折故事的必然结局。

白方先和值班的两个干警打了招呼，然后特意选了装载有专用电台的越野车作为交通工具，并吩咐他们，如果听到自己传呼就要立即通知今晚在局宿舍休息的重案调查科干警们前往天鹅湖小镇。在这件事没有弄清楚之前，白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关于金玉双坠的蛛丝马迹。更何况他要前往的高档别墅小区离市区三十多公里，往返颇为烦琐，独自先去看看在当时看来应该是个正确的选择。

车窗外一阵淅沥的雨声打断了白方短暂的回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很努力地想从座位上站起，同时又要小心地控制着动作幅度，避免已有一小半悬空的车身因承载过重的压力而落下山去。同时白方发现驾驶位左边的车门已经完全变形扭曲，外面严严实实地堵满了沙石，而副驾驶位又全部空置于盘山道外，即使爬出去也要掉入万丈深渊，所以唯一可行的逃生方案就是砸碎后面车窗爬出去。

就在这时，一阵裹着绵细雨丝的冷风从扭曲的车窗吹进车厢，白方猛然发觉左侧车外约十几米远的山头上方几块直径足有尺余见方的石块竟微微摇晃着，看样子随时都有可能伴着风雨滚下山岩。如果它们落下来，即使不把这辆破吉普车砸扁，也一定能将它推下山崖。一瞬间，冷汗顺着脑门滴滴答答滚落下来，白方甚至能感觉到屁股上都是汗津津的。他使劲往回吸了吸腹，希望加大力气爬到后座上去。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左臂被卡在了变形的车门中间。

刚才泥石流发生的时候玻璃碎了，虽然钢化玻璃还不至于伤人，但残粒打在脸上仍是生疼。白方往前猛踩一脚油门时，下意识地用左胳膊挡住了挡四下飞溅的碎玻璃碴，然后车就被迫停了下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左

手扳锯让白方想起一部叫《127小时》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一个令人钦佩的真实故事：2003年5月，美国青年登山爱好者阿伦·拉斯顿在犹他州蓝约翰峡谷探险时，被一块跌落的巨石击中右臂，把他牢牢钉在石壁间的半空中。阿伦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智力和体力，希望将右臂从巨石下抽出来或将石头凿碎，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最后他终于明白，在如此狭窄的石缝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存体力和保持清醒的头脑，然后等待救援。

这是一次极为漫长的等待。转眼五天五夜过去了，无人路过。阿伦·拉斯顿明白继续等待即是坐以待毙。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

他从随身携带的登山包里抽出八厘米长的袖珍折刀和急救包，将它们摊放在一块岩石上，再用一条绷带扎紧右上臂。沿着右臂肘关节，他切了下去。这刀很钝，最初连汗毛都割不断，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价值十五美元的手电筒的附赠品。阿伦连续切割一个小时，终于将右臂的柔软部分切下。然后他移动位置，以扭矩的原理，借助岩石将尺骨折断。在毫无麻醉和止痛药的情况下，他战胜了剧痛，又在大量失血脱水的半昏迷中，清醒地为断臂扎起止血绷带，涂上抗菌药膏，借绳索下降二十米，喝了峡谷石缝中的积水，然后向生的希望走去，最终被两个荷兰健行者救了下来……

从短暂的回忆中惊醒过来，白方知道他已然面临着和阿伦·拉斯顿同样的状况：他必须在未知的下一轮泥石流暴发前，在那几块巨石没有把他变成另外一个形态之前，用手扳锯将左前臂切下，并要忍住剧痛离开吉普

车寻找救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比阿伦·拉斯顿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白方身边连个急救包都没有。

他扔掉烟头，望了望车外瓢泼的雨幕，系紧左上臂位置的电线，然后把打火机放到可以用右手够到的地方，希望这东西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止血。然后使劲握住手扳锯，慢慢地调整着呼吸。他明显可以感觉到心脏剧烈的跳动。

“人要时刻学会保护好自己！”白方想起了父亲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当时老人刚刚在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中撞碎了右膝的半月板，这话是他手术后第二天说的。那会儿白方考上警校不久，心情大好，完全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到心上。可如今，他却要面临更加痛苦的抉择，并且是在受害人急需帮助的时刻。这，如何能下得去手！可如果继续犹豫不决，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对父母尽孝，不能再做一名尽职的警察。

原来当警察也有这么害怕的时候！

二

如果判断没错，那家伙绝对是个重量级的危险人物，也是自己一直寻觅的人！早上八点，当段天承走出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始终坚信他绝不会看错人。昨天在和公安分局相距不远的“寇大夫诊室”门前，他一眼就看出对方绝对是个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符合要求。

作为塞北市医学院精神学分院资深教授，段天承有着卓越凌厉的职业嗅觉。再加上过几个月他要在国际精神系统大会上发言的案例论文还没有着落，所以他对身边有心理或精神障碍的人开始高度关注。那天仅



宗

罪

SEVEN

DEADLY

SINS

连

环

罪

SERIAL

SINS

仅寥寥数语，他就判断出对方是个难得的研究案例。

“无论想什么办法都要找到他、接近他、了解他！想到这里，天承往前走了几步，淡淡地笑道：“你在看什么？”说着递过香烟盒，他自己率先抽出一支放到嘴上，微笑地望着面前这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很可怜？”青年男子的脸色不好，看上去显得虚弱而又无精打采。他没有接段天承的香烟，却用下巴点了点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段天承笑着点头，却冷静地用余光打量着男子看上去还算平静的苍白面孔。

那是一张白到让人心悸的脸，却又平静从容，直看得连段天承都开始怀疑他除了身体不适外是否还有心情忧郁。不过对方很快用惊人的语言证实了天承的疑虑：“可怜的人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哦，那是什么啊？”段天承再一次举起烟盒。这次青年男子没有拒绝，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抽出一支任段天承为他点燃，重重地吸了口又大声咳嗽起来：“我这里不好。”他指了指自己右边胸口的位置。他咳嗽得很厉害，有一阵甚至让段天承感觉他要把肺咳出来似的，好半天才停下来自言自语般说了下去：“很多有才能的人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而身居显位的却又碌碌无为甚至声色犬马，你说他们这些可怜的人还有必要存活下去吗？”他不待段天承回答，就继续大声说道：“重新轮回而悔过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你有目标了吗？”段天承好像是在和单位传达室的大爷聊天，随意而又自然。就见青年男人转过脸，神秘地笑了笑：“暂时保密，也许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事令人胆目筑结舌的骇人罪推罪

“你说得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和我们不一样。我喜欢交朋友，有机会到我家玩吧。”段天承不失时机地说道。“我最近没有时间。”青年男人扔掉手中的半截香烟，转身就要走，却被段天承轻轻拽住了：“小心汽车。你在前面的公安分局小区住吗？”

“不，我住在兖州道。”男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叫段天承！”

“我叫李伟。”

直至此时，段天承才注意到其实就长相来说，李伟算是很帅的男人。除去疑似的精神问题，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他都应该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当然，苍白的脸色和晦暗的神情应该算是例外。

“我很钦佩你的思想，这年头庸庸碌碌的人居多。”这句话显然让李伟很受用，他笑得更灿烂了：“谢谢，有机会到我家去，可以好好聊聊。”

“好啊，你住兖州道什么地方？”

“2413号，麦德龙超市对面。”说着话李伟抬手叫过一辆出租车，很快钻了进去。而段天承则望着他离去的方向站了很久，直到眼睛开始发酸时才微微地叹了口气。

他真的很危险啊！跳下出租车，段天承摸了摸口袋中的手机、录音笔和微型电击棍，然后低头问出租车司机：“这里就是2413号吗？”

“对，你看这小楼，解放前是塞北市警备司令部，后来当作高档公寓分租出去了，很多人都知道。”出租车司机是个头发花白的大汉，健谈而随和，边找钱边给段天承介绍着这座小楼乃至这条街的历史。段天承边听边点头，虽然心里早已不耐烦但表面上还不失恭敬。说起来从研究生毕业分到塞北市医学院工作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可除了院校和居住的小